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道家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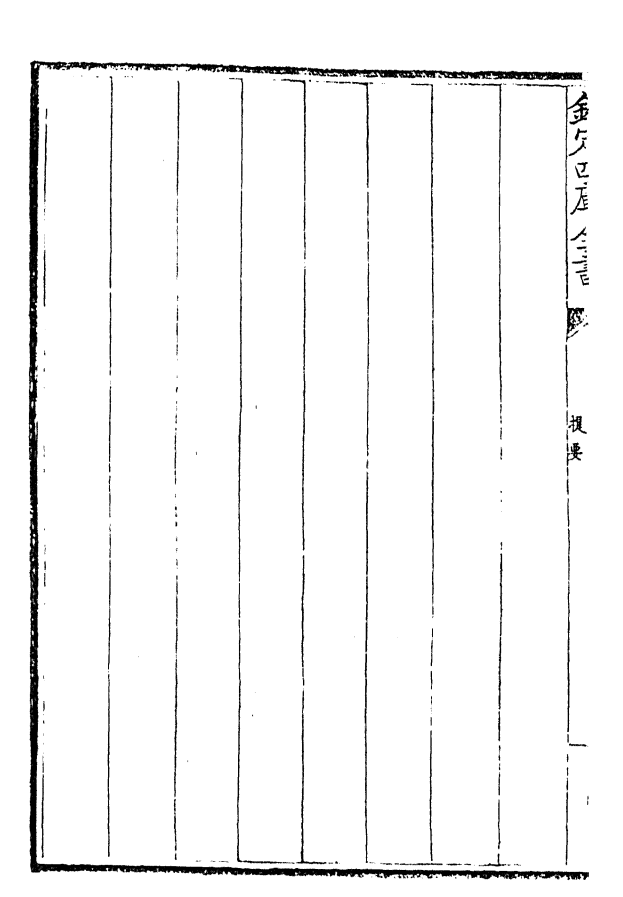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宋褚伯秀撰伯秀杭州道士其書成於咸淳庚午下距宋亡僅六年周密癸辛襍識後集載至元丁亥九月與伯秀及王磐隱游閱古泉則入元尚在也其書纂郭象呂惠卿林疑獨

陳祥道陳景元王雱劉槩吴儔趙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應十三家說而斷以已意謂之管見中多引陸德明經典釋文而不列於十三家中以是書主義理而不主音訓也成元英疏文如海正義張潛夫補注皆間引之亦不列於十三家以從陳景元書采用也范元應乃蜀中道士本末注莊子以其為伯秀之師故多述其緒論焉蓋宋以前解莊

子者梗槩畧具於是其間如吳儔趙以夫王旦諸家今皆罕見傳本實賴是書以傳則伯秀編纂之功亦不可没矣前有劉震孫文及翁湯漢三序皆咸淳初所作也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原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情戾偶緣病臥夢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因復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旨最切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蠻觸並鬬以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而砭其疾故於逍遥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鷃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之不敢

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爭奪夭閼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且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往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真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己見示余

余喜其會萃之勤去取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矍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説此非我所及也願得以為序鋟諸木可乎余曰此臆説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乎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為序則不敢咸淳元年夏四月

東北人劉震孫書於姑蘇寓舍木雞窠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為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巘羽衣褚伯秀身近尺五之天而神游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己見筆之書以爲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

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兎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予之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咸淳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於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奇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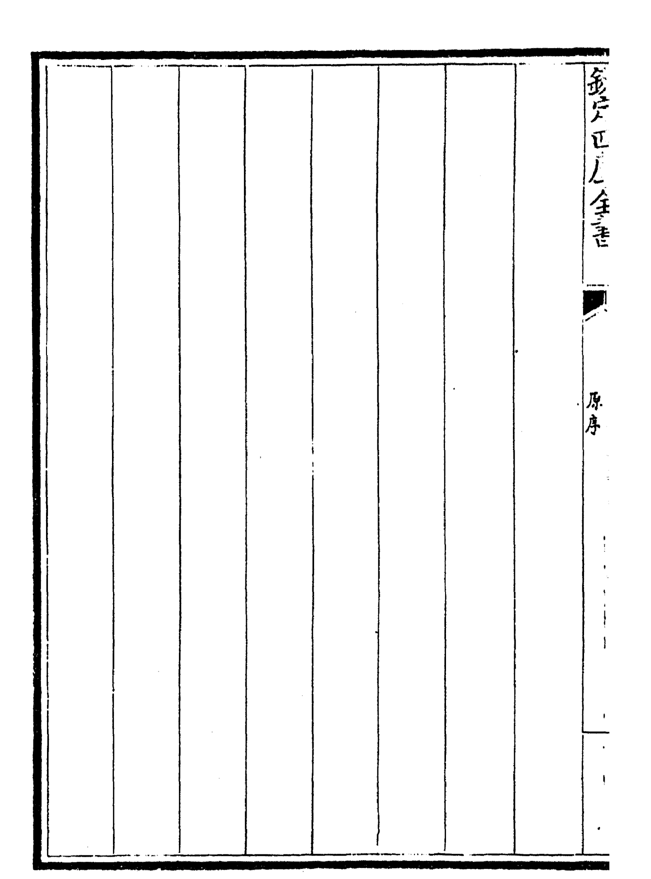
未契本旨況雱惠卿流毒螫湍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
乎近時釋莊者益衆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巽以
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
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
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
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岐亡羊之失特
用索初意於千載之上會萃衆說附以己見采獲所安
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視其目端而明氣夷

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之於冊今老病目昏嘉禧君之志有成而已不暇一二勘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板行其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爲君序之矣咸淳乙丑歳八月甲申鄱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爲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註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

氏別本出故向郭二註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叙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論内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寳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

解題一難俟博識考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

宋 褚伯秀 撰

内篇逍遥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

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郭象註鯤鵬之實吾所未詳莊子大意在乎逍遥遊放無為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風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也

夫鵬翼大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也野馬遊氣鵬憑以飛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以觀天也

呂惠卿註通天下一氣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如環之無端萬物隨之以消息盈虛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鯤化爲南冥之鵬由陰而入陽也陰陽之極皆冥於天而已三千九萬皆數之奇六月則子與巳午與亥之相距也言鵬之數奇而去以六月息則鯤之數耦

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林疑獨註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則陰陽之所出入也莊子以鯤鵬明陰陽變化故以北冥為始鯤陰物也鵬陽物也太玄云幽無形深不測靜曰復

命者其象在鯤夫物芸芸瑩天功明萬物者其象在鵬也鯤之初化為鵬雖曰陽類而未離幽眇故不知幾千里次言三千里數之未遂也終言九萬里動必有極也蓋有體之物雖至遠至大亦不離乎陰陽之數故動則九止則六也去以六月息乃反歸於陰陰陽迭運相為無窮而不可致詰者也野馬塵埃生物之息以明風起於微而積之至於厚然後鵬待之以圖南也

陳祥道註道散而爲陰陽陰陽散而爲萬物出陰陽而復於道則無適而不逍遥入陰陽而麗於物則無適而不係累冥者明之藏明者冥之發北冥則入而爲道南冥則出而爲事莊子所以於北則寓淵潛之魚於南則寓摶飛之鳥水於方爲北於氣爲精於時爲冬於數爲一物之化也常始於此夫鯤之爲物陰中陽也鵬之爲物陽中陰也潛北徙南不離陰陽之方九萬六月不離陰陽之數背若太山翼若垂雲不

免乎有體化則資水摶則資風不免乎有待愁而飛
不能無情飛而息不能無窮以鯤鵬之大其囿於陰
陽也如此況蜩鳩斥鷃乎
碧虛子陳景元註夫道以生化為先以陰陽為原北
冥生鯤化而為鵬氣形巳具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蓋
陰陽生化神變莫測者也物之初變量未可窮故云
不知其幾千里有生必有所詣材力不能無限故水
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去以六月息六

陰數故云息也天地之間元氣氤氲昇降往復故有野馬塵埃之喻有生之物莫不互以息氣鼓吹而交相乘御故彷徨東西莫之夭閼也若以形之小大而有所域則陰陽隔絶上下異見莫之能適矣

王雱註鯤潛則處於北鵬飛則徙於南有體之物雖至大而能變亦不免乎陰陽之類是以攝制於造化而不能逍遥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謂逍遥遊者其唯無方無體者乎水擊三千里陽數始暢也

動必有極故摶扶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馬塵埃則鵬之所待以飛者其在上而視下亦猶人之在地觀天自大視小者不明則鵬亦以大為累也

虛齋趙以夫註莊子鯤鵬以明天地陰陽之氣魚化而鳥北徙而南由陰而陽由靜而動也經以南冥為天池天包地外則北冥亦天池也三為陽之始一函三也九為陽之極三函九也一陽生於子六陽極於巳故以六月息野馬塵埃生息相吹細大雖殊其氣

則一人之視天亦猶鵬之視下高卑雖殊其理一也
林希逸鬳齋口義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胷中
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
外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粒粟也鯤鵬
亦寓言不必拘陰陽之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
字便是奇特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
者一舉必歇半年也野馬塵埃生息相吹三句正發
明下文視天無極以形容鵬飛之南却如此下語可

見筆力

褚氏管見云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者也北主潤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烜氣所以長養萬物先北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祁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鯤潛鵬化靜極而動摶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乎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葢病列國戰爭習

趨隘陋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捭闔爲能掠取聲利爲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爲遠大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逍遥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工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視聽所可及故必鯤鵬以強名使學者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

不運吾身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遙而世俗冥迷忘真逐偽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知所謂逍遙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初化其變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

過前之譬儻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絶塵徜徉物表六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嘘適所以相吹舉而莫足爲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爲逍遥遊也故以冠一經之旨其間怒而飛一句諸觧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於條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也自一氣分而爲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

時各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為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號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

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指夫逍遥之鄉曰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轇轕患累糾纏薾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耶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為二氣所役者請於未形已前求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

特關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段起喻以衍上文次設蜩鳩對辯以明小大之分各足其足而無企羡之心此所以為逍遥遊也又論所適有遠近則所資有少多曾二蟲之何知指蜩鳩無知而同於同也小知大知小年大年重重起喻不越此義經文大意明白不復集解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

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陸德明音義載棘子湯時賢人崔氏云亦齊諧之徒能識冥靈大椿之名者也郭象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呂惠卿云此引湯之問棘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

謂重言也棘之言鯤鵬即今所引者見於列子蓋其畧也林疑獨註載殷湯夏革之事始於古初有物終於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正與上文相貫故引以為證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子本意覯者求正於列子可也

褚氏管見云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草棘聲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上文靈椿

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説今詳考經意蓋欲實鯤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海天池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語觀者

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為結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非立言之體也故僭述所以附於條末以釋其疑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為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鯤鵬之論不在重釋知効官行比鄉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為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為未立則所

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為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遥遊首章大意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超乎三無之論入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無方而不測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私利易植貴乎忘己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己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世累累

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爲不多而明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有以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脩身立業期於揚名名所以礪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能無已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有

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逍遥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爼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得以治之者許由也失之遠也夫治猶乎不治為出於

無為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然後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者與物無對堯無對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之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次舉庖人尸祝各安所司鳥獸各足所受帝堯許由各靜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各得其實又

何所為乎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遥一也

呂惠卿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為而未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自言以其迹言人以其心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

爲有餘及其無爲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爲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爲而堯許之所以逍遥也

林疑獨註日月時雨出於自然故不見其有爲而功大爝火浸灌出於人力故見其有爲而效淺堯謂許由無爲之道既行則有爲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爲而無不爲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爲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吉凶與民同患故

不免於有為有為之極復歸無為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為在無為猶滴水之在溟海也迹雖有為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為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為尸祝接神以喻無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不得不有為也

陳祥道註堯治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者也治天下則實喪而名立忘天下則實聚而名泯治天下而天下已治則不可致之於人忘天下而天下兼忘則不可

代之於彼此堯之志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譬也時雨降矣道濟天下之譬也鷦鷯一枝足乎外也偃鼠滿腹足乎内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尸祝無事於事者也有事則多累故無事者未嘗過而問焉此由所以不越分而代堯也

陳碧虛註名器不可以假人大寶惡敢輕受許由貴身賤物不以天下爲利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治矣

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知人則無以通利害而處人間不自知則無以知天命而冥自然此堯之所以知由而由之所以自知也

王旦論云天出於無為人出於有為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宗方其有為也堯為天子富有天下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由為匹夫隱於箕山不為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

所爲爝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
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
治於堯則有爲而無爲者也治於由則無爲而有爲
者也葢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虛齋趙以夫註堯與許由非二人也觀者當於言外
求之天運篇中堯舜問答即此意
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
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己先人真以治身土

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
何後世之澆薄邪堯以爝灌比功其謙虚至矣豈
以黄屋為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
倖富貴者哉為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
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
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治吾
將曷與哉非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絶
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

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為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候歷試而舉以代己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翛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藴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受之天下亦未為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為至若名者實之賔一語足為

萬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蠻觸之
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
以為累也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
明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已各安所安各足其
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勞逸
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
理古人猶不為之季世澆俗乃有叛倫指理而妄
希代者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

分而絶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具述先聖揖遜之迹覬由迹而求其心是亦盧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密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敢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

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郭象註神人即所謂聖人也雖處廊廟之上無異山林之中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耳

呂惠卿註藐姑射之山唯有道者能登之神人即人心之所同有唯窮神者能見之藐猶眇視姑且也射

厭也言登此山者視天下事舉無足為故藐射之非神人孰能與於此

林疑獨註此一節皆至理聖人所秘而不言者蓋道至於此不可以言言故引接輿之言以明神聖之道而寓意於姑射藐言其遠非必有是山也猶列子云五山之類神人者聖而不可知又惡可以言盡哉

陳祥道註藐姑射山以喻道也神人無體即道為體神人無用即道為用則神人之所居者道而已矣

陳碧虛註神人者寓言體道聖君淡泊無為與化升降言無治迹故有為者笑之以為狂而不信也

吳儔註藐姑射山此託辭於寰海之外以妙神人之妙處而非世所知也

王雱註藐姑射山在北海中以喻歸根復命之意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吾身之至靈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

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褚氏管見云姑射神人章非食烟火語不因親接

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切莫要於此而言微

旨奥初學難窺詳前諸解吕林二公得其端緒後

有無隠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

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挈羣生俱登姑射同

爲逍遥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伯秀幸聆慈誨不

敢已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併推廣餘意詳

釋下文云肌膚若氷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汚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絶除世味納天地之清泠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淩厲太空同元氣之㝠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者為名相所移求是山

於絶根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竊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備見此章而聞者以為狂而不信豈止一肩吾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黄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義實同南華託之以接輿又所以神其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句有二説郭成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為物所求但質之聾瞽者謂無此理虚齋趙氏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切義同連叔謂肩吾神人似是汝也

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鬳齋口義同趙氏音訓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爲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邪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内外異域世徒

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實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遥也成法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兹四句故云往見四子吕惠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神人即吾心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為哉又解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

衣四子皆能窮神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齧缺王倪被衣而不為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陳祥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為事也連叔以大浸不溺大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以澤焚不熱河沍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不害禽獸不賊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不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真人此四人者皆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

堯得四子之道故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忘天下者無寄託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忘之愈冥故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吳儔註自迹觀堯則内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内者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爲心豁然四達遠在遼絶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趙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以語此本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

答能通此則首尾之意貫矣林氏鬳齋口義云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云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於此揣摸蓋謂世人局於所見不自知其迷必有大見識方能照破也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四大藐射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迹若有為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

中故累盡而逍遥也褚氏管見云已上諸解四子之論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盧齋實爲理勝范講義數兼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爲物恍惚窅冥難以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爲之説堯之師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王倪被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

求道是爲往見之說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道古今無殊君民罔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也汾水堯所都不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離乎遠求窅然喪其天下棄如敝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密有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脗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

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郭象註其樂能令手不均拆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達者也蓋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適夫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

呂惠卿註惠子拘於形器謂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故以大瓠況之自其種而樹之成明我於其言始終察

之也而實五石至不能自舉則求之於形器而累於有身者也剖之以爲瓠瓠落無所容則用之而域於宇宙不能出者也夫用大物必於大處今惠子累於有身是以疑而有問故莊子答以拙於用大遂引不龜手之藥爲喻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

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惠子未悟又以大樗為問夫物以有用為用用之小以無用為用用之大狸狌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為而以智巧殺身之譬也犛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遥無為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蔕則其為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為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之而彌廣六

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逍遥其側寢卧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葢惠子雖至聰明未能剗心去知以至於未始有物則於道不能無疑故莊子於無用無情之說而致其辯焉後之疑者可思而得之矣

林疑獨註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喻天遺我虛中之性樹之成喻受而全之實五石喻充以五常以盛水漿清淨可爲萬物鑑也其堅不能自舉五常在身不亦

重乎剖以爲瓢則分而爲二瓠落無所容以爲無用
而掊棄之喻性散而不能全亦莫不瑩然在目遂自
以爲不可復而弗悟其爲情所奪也今子不能全大
瓠之用猶人不能盡其性也故引宋人不龜手之藥
以明所用之異人有虛中之性當充以逍遥任其無
爲猶因大瓠之形慮爲大罇而浮乎江湖而反憂其
無所容耶未盡性則不直達故云有蓬之心惠子復
以大樗爲問擁腫卷曲衆所同去以譏莊子之言大

而無用遂引狸狌𧴩牛以答之雖小大有異敏鈍亦殊而長於用者不免有所困苦是以聖人全其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為用㯲者深其根而枝葉榮命者固其本而萬事理易曰貞者事之幹此又幹之所以為本也何有言其虛無廣莫言其寛大令子有大樹亦猶人之有正命也何不寘之虛無廣莫之地任其道遥無為不夭不害此神人所以為大祥也

陳祥道註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不善用之而已不

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鼂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是哉瓠之為物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寘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舉剖以為瓢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容若夫慮以為樽浮於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適而不宜矣凡天下之物小者為用易大者為用難而人之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處之以功非因性任理去蓬

心之累者孰與於此惠子又以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況之大樗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莊子答以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斄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若無用之用也大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彷徨逍遥而為樹者得免斤斧之患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掊擊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陳碧虛註物有不適世用者或使掊棄之是未明無

用之用也故物無小大精粗在人善用繼又寓言大樗再釋無用狸狌以輕脫中機斄牛以無技全質才能之速禍愚鈍之全身久矣夫前論鵬鷃以有情逍遥貴其飛翔自適結以瓠樗以無情逍遥要在不夭不捂達兹趣者何往而非善遊哉王雱註大同疑獨而節其文

趙虛齋註惠子以大瓠大木為無用而發問莊子以不龜手與斄牛答之以明無用之用也

林氏鬳齋口義云樽浮水壺繫腰可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此莊子既以不龜手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為江湖之浮蓬心茅塞其心也惠子又以大樗擁腫譏莊子之言答以狸狌小而綵頡卒中機網㹀牛大而無技亦可全生謂物有大小所適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何廣莫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雖無用於世而禍害亦可幸免矣

褚氏管見云造化生物盈天地間有用無用係一時之逢材不材又其次焉故或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為非物所能必也觀夫芻狗之陳未陳𦡺胠之散未散可見矣況魏王之瓠異於凡種見者張皇驚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為用哉宜惠子怪而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間耳

人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蘊可知矣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惟不能成其大用而又掊擊暴殄之何斯瓠之不幸耶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既大而不可剖為室家之用當思全而為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為妙用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蓬塞其心也夫惠

子猶以大樗擁腫不中規矩譏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黠慧死於機辟斄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遥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使脱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虚玄超有為而入無為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逍遥遊之本旨也

逍遥遊篇敷叙宏博引喻高遠辭源浩漫意趣卓

絶使讀之者若御泠風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
遊真所謂超衆義徹重關解粘釋縛之洪規適玄
究微之捷逕也伯秀不揆荒蕪槩陳管見復於篇
末為之統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
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逍遥者未之有也
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吾前得失
存懐冰炭交作舍彼投此無休歇期儻非燭理洞
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

道之要先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爲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顔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然而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遊矣北冥之鯤化而爲鵬摶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微囿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用莫測俾夫

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巳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絶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乗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遥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意啓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絶務外之慕裨益治道為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

垢粃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

宋 褚伯秀 撰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

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

誰邪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其配槁木
死灰言其寂寞無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
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爾吾所不能二也夫我
既喪矣何物足識哉簫籟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
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咸其自取天地之
籟見矣大塊噫氣豈有物哉天地塊然而自噫耳萬
竅之怒號衆木之異竅衆竅之殊聲莫不稱其所受

調調刁刁風欲止而微動貌已上既明人籟地籟子游遂問天籟子綦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别有物哉即人籟地籟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夫生者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自已而然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

吕惠卿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槁木死灰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

自起以爲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然之閒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察矣葢昔之隱几應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爲物人皆爲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於其心形之時邪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常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常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林疑獨註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禀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王雱註

大同林説

陳祥道註人籟出於使然天籟則有自然者存而尸之者誰邪咸其自取怒而已夫日晷有常度憂喜者

視之有長短之異月行有常遡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為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以觀物物無不齊即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

陳碧虛註天地之有風猶人身之有元氣是為無作猶人坐忘時也萬竅怒號猶人應用時也惟其竅穴有異所以聲籟萬殊蓋亦出於自然耳詳夫三籟之

自然歸理坐忘之冥極者也

趙虛齋註聲出衆竅誰實怒之葢有聲聲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此地籟中之天籟也人籟亦猶是而非比竹所能盡故後章喻以知言夢覺喜怒哀樂日夜相代不知所萌萌者生之始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所謂真宰真君亦此意耳

林氏鬳齋口義云莊子之文如此一段妙中之妙者古言詩爲有聲畫畫爲其能寫難狀之景也未嘗見畫

得聲出來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于喁又是其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不可見之聲却就筆端寫出此所以爲妙

褚氏管見云竊考上文形固可使如槁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反問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爲吾則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滅動不滅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特證以地籟而已洎再請于綦乃曰吹萬不同而使

其自已也至此始泄天籟真機惜乎子游知形可
槁心不可灰之為真我而弗悟此即籟之天也心
為天君籟即吾心之用凡所以致知格物酬機應
變形諸言動者皆是不必見於聲而後為籟也君
可端拱無為不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
一時泯滅心雖無聲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如鐘
鼓在懸不待扣而後知昧者泥夫形相之起滅是
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動有寂天籟自然

超乎動寂而有真宰真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㨄爲構滑神勞精而病物之不齊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學者儻能反而求之得其歸趣則内揆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續考大塊之義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經大塊載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

所謂大塊似指天地之間噫氣即道德經所謂其猶槖籥乎是也闔闢之機陰陽之本一元之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蕩振發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摧山立海此奮發之暴戾者及其機停籟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其人以此喻心之起滅實為至論而所以起滅者在人精思而善求之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

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
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
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
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
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爲臣
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
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知與不知
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

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爲悲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爲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構有縵窖密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括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

趣之向背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狀發見之不同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爲之爲也夫器之小大趣欲向背淺深之不同不乃似畏佳竅穴之異形乎開闔緩慢喜怒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怒號于喁之異聲乎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不乃似風濟竅虛調調刁刁而不知所

歸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為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内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無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則遞相為君臣非真君也於形骸之内求其所為

使者不可得則有真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為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

林疑獨註以至約之心闘至多之物終亦疲潰而後已緩者㪲之淺窖者㪲之深密則尤深者也機括言其發不可追詛盟言其守不可奪遂於是非係於守勝其精氣之殺如秋冬搖落其沈溺利欲不能使復之於善也自上文炎炎閑閑至姚佚啓言態皆論不

能見獨者爲陰陽所役有此情態萬殊樂出虛則聲出於無聲蒸成菌則形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始旦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君出命而無爲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制其爲物也不屬陰陽内外可以神會不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行而真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其自然尚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間所悅

者為君不悦者為臣妾臣妾不足以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為而居中虛之地百體九竅皆為役用而不自知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老子云絶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偶得為人遂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與物相刃相靡薾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已矣可不大哀乎

陳祥道註夫以知言應於外鬬恐攻於内則其發有

是非之累其留有守勝之敝消殺其德而至於不可復厭塞其心而至於不復陽則喜怒哀樂唯物之感而已豈知所謂道遙哉樂出於虛蒸而成菌陰陽之變日夜相代乎無窮之中即形聲而觀所以形聲者遠矣而莫知其所萌即彼我而觀則亦近矣而莫知所為使故若有真宰而不得其眹真宰道之用也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吾皆存之而已又孰親私之哉臣妾者事人而不足以相使遞相為君臣則不能無

為有真君存焉則未嘗有為當視之時目為君而使

然者有尊君存焉凡此皆人之固有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益損乎其真夫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則形

奚足有彼生生之厚者有之而不亡與物轉徙於是

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此哀之大者所謂哀

莫大於心死是也

趙虛齋註知言寐覺接鬭窖窞酬酢萬變猶風作籟

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有機焉留者既動之

後有守焉豐者殺長者消已之漸也入而不出閉而不開至於涸竭歸盡已之終也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此所謂使其自已也喜怒至啓態十二者發乎情見乎聲音顔色是孰使之然耶情見乎樂由虛出菌由蒸成所以明十二者之咸其自取也情與物接起伏相因不知其所生之始凡有生於無無之中有主宰存焉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非彼無我中庸謂不誠無物然非物無以見誠故曰非我無所取

此言幾於道矣不知誰實使之若有真宰存於中而無端之可尋性者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巳發性則無形之可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統吾誰與親其有私焉言其中必有真君然後能統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求得其情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得其情也得與不得其真無所加損人受此以成形形有盡而性不亡世之人顛冥於是非利害而不知止甘與草木俱腐是可哀巳

膚齋口義云大知之人從容自得小知之人計星算兩大言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詹詹瞻前顧後百家小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魂交則神集於心形開則四體皆動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役心如戰鬬然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者是也縵者緩縵不切害者語存機穽窖者深思一線不露此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

苦畏懼不得自在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謂小
人戚戚莊子之意則謂堯舜周孔皆爲戚戚矣議論
主於是非如射之謀中的好勝之心自守不化若與
人有盟詛然用心憂勞日消日鑠意有所溺一往無
回此等人身雖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
世俗之用心喜怒等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態如
樂之出虚氣之蒸菌皆造物使之是爲吹萬不同也
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莫見所起之處旦暮之間

不過得此而生此指造物非造物則我不能生造物所爲必因人而見如此論之若近而可覩而所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真宰即造物若有者不敢以爲實有也不得其眹即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爲但以情言其實即已信也自日夜相代以下言造物之所萌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此着意點檢也百骸九竅六臓人皆備此吾何所獨親而私喜乎如頭癢手搔則

手爲頭之役目望足行則足爲目之役者臣妾也不足以相治手足耳目鼻口互相爲用以受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百體之君臣既不可定名則心者一身之主宜以爲君心又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爲真君矣如此尋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所謂真君者初何加損乎人受形造物相守不亡待此形歸盡而後已而不能委順乃爲外物所汨盡其一生如駒過隙薾然疲役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

衰得白從白得老形衰而心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不可謂大哀乎重歎其不可復救

已上集解詳明茲不復贅其間慮歎變慹姚佚啓態八字真人失口成文他書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法師疏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改易舊事慹則屈伏不伸據慮歎疏釋誠善而變慹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輕躁而務作為慹則畏懼而不敢動庶盡經意云又疏姚則輕

淳佚則奢縱啓則開張情欲態則驕淫妖冶似亦未稱上文令擬解云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已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蒸而成菌幻塵泡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

古常存而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即空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酬宿業恩所以解胎根於厚地禀氣母以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處囂塵神超聖境何世累之能及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

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
能知吾獨且柰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
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鷇
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
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
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
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

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象註令夫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故曰天下莫不芒也人心之足以制一

身之用者謂之成心自師其成心則各自有師付之自當以身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有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未成心而有是非猶今日適越而云昔至明夫是非者羣品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也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是彼非以為有言邪未足有所定以為無言邪據此已有言言與鷇音有辯無辯亦未

可定是天下之情有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也夫道焉不在言何所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不知此道之皆存皆可也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儒墨之所是不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然物皆自是故無非是亦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彼無是以所玄同物皆不知彼之

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爲是則彼以爲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可不可也亦然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而是非無不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則彼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空則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呂惠卿註我與物敵形與心化而不自知芒昧之甚者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而然得其成心而已我不得其成心所以獨芒至人者固不芒也人誠能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乎奚必知代其故習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不芒而可師者不知求之耳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者故足以明真是非苟為物所虧則所謂是非者未定也是非本無而以為有雖禹之神猶不能為方將吾奈何哉言非吹也言

者有言是爲物之所吹非吹物而使之者所能故言未定則有言之與未嘗有言其異於鷇音不可得而辯也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眞僞物無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謂也乃今儒

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爲是非之正若釋知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自彼則不見故以彼爲彼自知則知之故以己爲是在彼之論亦然則是本無定體也而世以爲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爲生而方死者以死爲生是以無有爲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求其所以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求其所以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爲方死

方死乃所以為方生可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為用而已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則以明之謂也

林疑獨註人生芒昧之中非無不芒之真性也為物所蔽而不自知耳聖人則不由是非之塗忘懷息慮照之于天然吾之所照特因世有是非者耳故曰亦因是也以此為是彼或以為非以彼為非彼亦自以

為是彼之與此各有一是一非莊子欲明其無彼是而不定其所以然故託以果且有無之語既忘彼是又忘其所以彼是彼是不得與我為偶此謂道樞樞者運轉開闔之機環者虛而未離乎形樞之體圓而動妙有也環之體圓而靜真空也妙有真空相資為用所以應無窮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

陳祥道註人心固清明於水火與物相馳與形俱化而至於芒乎無知者無復明之耳蓋芒者人也不芒

者天也善養心者不以人滅天存其不亡者而已人之生也天與之成形道與之成心隨其成心而師之則冥與道契冥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代者陰陽之變知代而心自取道則知者也人皆有成心可師奚必知者爲然未成心而有是非是以無爲有榮華其言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況非神禹乎夫人之心以道尊之則君以道求之則師有是非之心而師之則是是非而全於知有是非非之心而役之則是非非

是而歸於愚古之人始乎師心而卒乎忘心師心則是非所以彰忘心則是非所以泯也夫言非吹也言者其言吹出於自然而無所停言出於有辯而無可𪄳鷇音不出於所唱而猶有辯言始於有言而卒於無言故有異於吹辯始於有辯而卒於無辯故異於鷇音道惡乎往而不存而不可則言固無隱矣而隱於榮華小成則不冥於大道而眞僞所以生榮華則不要於實致而是非所以著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

歸於真是非儒墨之所是而歸於真非聖人不由彼
是而照之于天因是也樞所以轉運開闔環則圓虛
善應樞得環中以爲運轉萬物得樞以爲之應所以
付是非於兩行而無窮也
陳碧虛註人之生也皆以欲惡蕩真是非滑性芒昧
而不明至人超然生死妙理昭明豈有芒昧者乎夫
不師道法古而執己見謂之成心若隨成心師之誰
獨無師人人自有師則不須賢以代不肖也若以成

心自取而為有所得者則愚人黨與亦衆矣故道者同於道失者同於失也心未成而有是非越未適而云先至理本無而强謂之有因是有而有有莫窮雖至德神人亦不能知其所以吹猶鳴也故與言異彼此持勝故無定言言者所以宣意吹則無義可取若以不義取言其與鷇音何異大道未嘗隱而學者有真偽至言未嘗晦而語者有是非道人無間何適不有言化羣品何往不通大道廢有仁義小成之謂也

智慧出有大偽榮華之謂也儒學周孔墨宗夏禹儒之所是墨之所非墨之所是儒又非之今欲是儒者所非而非墨者所是莫若反覆相明而彼此是非兩行矣物情本無非彼因其對偶故也本無非是因其自勝故也自彼則不見知緩之成儒不見彼翟之為墨自知則知之翟之守墨出於自勝緩以儒自是亦因有翟而已彼此是非亦猶方生者貴生方死者樂死是以聖人照之于天不由於人亦不得謂無因是

也彼是各一是非而求其果且有無歸於忘言之極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者中空轉而不滯戸樞之用要在環中以應無窮若乃道之極則以理轉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無有能對道樞之妙者矣

趙註苣即役役不知所歸知所歸則不苣矣成心子思所謂誠者自成也此本然之性能盡其性則無所不通人皆有是心奚必他求師邪代者晝夜生死之理人能師其成心則此理自明奚必求知如子路之

問鬼神與死是必欲知代也故孔子答事人知生欲
其自取於心耳理未明而先有是非以無有為有此
妄人也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言心聲吹風聲與比竹
聲鷇音鳥子欲出卵之聲三者不同而有聲聲者存
乎其中則未嘗有異言者有言謂欲言未言之間故
未定果有言邪則其言未出未嘗有言邪則其言將
出於此之時不可得而辯猶鷇音也道不存而有真
偽之存辯言無不可而有是非之分儒墨互相是非

非明莫辯也物無非彼無物非是是天也彼人也自人而求之不可得而見自知則知之知性則知天矣彼出於是有形生於無形也是亦因彼無形依於有形也彼是方生之說有無動靜相生也世人昏迷於是非之塗莫之能辯聖人爲見是非之理要亦不過因其是者是之而已彼是相因有無相生皆不能以相異莫得其偶者離彼是有無而獨立此乃道之樞要樞者處中而運外酬酢萬變如環無端惟知者知

之

鬳齋口義云芒芒然無見識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理未嘗不明以人物皆蔽故至於芒昧知道之人豈如是乎成心者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若能以此為師誰獨無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代謂變化言其知變化之理自取言其有所見若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强別是非猶今日適越而昔至本無所見强以為有雖聖人亦不能曉悟也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

謂之言則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其意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所由生其所言者出於汝邪出於造物邪故云未定鷇音未有所知亦由是也道本無真偽因何隱晦而有此真偽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非道則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是非非皆可小成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詡而求名偏見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之論若欲一定是非須燭以自然天理物我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

於是是亦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所以不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之爲得道之樞要殆如環中之空而應物無窮是非各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

按諸觧多以成心爲善或以成心爲否考之下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别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侍

西蜀無隠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虚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再衍餘意輙陳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

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無若曰成心則流乎
意矣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然方寸之所
欲爲未有不因物而生者心離也離主火火不能
自主形必有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虚則無所麗矣
且心麗物而爲善猶不若無心無爲况麗物而爲
惡乎關尹子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
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
而求之有餘師矣知字舊音去聲或讀如字以下

文愚者與有證之則音智爲當與音預碧虛以黨
與釋之獨異於衆知代之義諸解不同審詳經意
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
於道以爲成心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

宋　褚伯秀　撰

齊物論第二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

之謂兩行

陳碧虛云指馬之喻自司馬彪向秀郭象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使解者指歸不同今閲公孫龍六論内白馬指物二論有白馬非馬而指非指之説乃知漆園述作有自來也

郭象註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復以彼指喻我指則我指於彼復為非指矣彼我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此區區者

各信是其偏見耳聖人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故浩然大寧各得其分同於自得無復是非可於己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己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可其所可譬夫莛横楹縱厲醜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夫物或此以為毀而彼以為成我謂所成彼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唯達者無滯於一方寄當於自用因而不作故也不知所以因而因謂之道道即一也

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與彼不一
無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
偏任付之自均聽天下之是非兩行而已
呂惠卿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之辯不
出於同體曷足為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
色駑良之辯不離於同類曷足為非馬乎唯能不由
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
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

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爲一而同類也則物之可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爲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爲之者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此物之所齊也胡爲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

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適得而近道未可以爲道

以其猶知其然也知是之無體而因之已而不知其

然而後謂之道道所以通爲一者以其小大美惡之

所自起有在於是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爲之乃所

以爲不一也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不離乎七而皆

怒皆悅此羣狙所以見畜於公而公所以籠羣狙也

亦因是而已

林疑獨註是非各執彼我異情以我指比他指則以

我指爲是他指爲非今欲息是非之辯反以他指爲主以比我指則他指爲是我指爲非矣馬喻馬其義亦然反覆相喻則彼我既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是非同歸於道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近取諸身則一指遠取諸物則一馬也夫無可無不可無然無不然者天下之至理也可道之道行之而成可物之物謂之而然已以爲然而然之已以爲不然而不然之皆不免於所係莫若任物之自然自可縱横美惡復

通爲一則道無不成物無不然也其分也成也言道散爲物其成也毁也有始必有終夫道無成毁成毁者物之獨見分木以爲器器成而木毁固在造化之間耳達者廢獨見而冥至理爲是不用而寓諸庸葢寄之常用則無往而不通無入而不自得斯爲近道矣道本無通無得爲物不通不得所以有通得之名因是而復歸於無則已矣既已而不知其然強名之曰道也夫神明在身宜任其自然今勞而求其爲一

失之逺矣何異狙公賦芧朝三暮四名實無虧喜怒為用世人不通至理者與衆狙同乎喜怒是以聖人和同乎是非而休乎自然聽其兩行而歸乎一致也陳祥道註近取諸身以明天地則天地一指也逺取諸物以明萬物則萬物一馬也葢天地雖大不離乎有體萬物雖衆不離乎有用不離有體則於空中猶一指而已不離有用則於天下猶一馬而已若夫道則無體而體以之成無用而用以之備無在無不在

無爲無不爲豈一指一馬之謂哉

陳碧虛註指者指斥是非也凡人之情皆以此爲是指彼爲非彼不知非又指此爲未是因執此指爲是而謂彼指爲非若天下無有相指者則物自爲物不爲人强物指自爲指不矜此妄指則非指矣且不指物之指元無彼此是非爲指物之指强生彼此是非爲非指也馬固有形色捨色命名葢言馬耳言馬則天下之馬一馬也白黑不與馬今求色命馬故曰白馬

求白馬則黄黑之馬去矣是因求色而失其形求色失形則白馬非馬也若乃時之尚白則以白爲是以馬爲非斯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也大懐是非之心而不能齊者指物有彼此忘彼此則雖天地之殊猶一指也分種類之多而不能一者形色有去取脫去取則雖萬物之繁猶一馬也自其同者視之可乎可也自其異者視之不可乎不可也非道行之則敗敗則孰得之然凡順理則然於然無物不然也逆理則

不然於不然無物然也若詣理全當則無不然無不可而自然冥會也夫物狀萬態形類不同惟道通而一之譬工之造器計其成器孰慮其毁樸哉論成則無毁論毁則無成其於道也復通爲一故達者因道樸之不爲世用而寓諸自用是用之者假不用也知不用之用則有得於適已而盡矣猶有迹存焉知道之深者心冥體會而已已而不知其然無因是之迹也若勞神明以爲一則如狙公之役知以籠羣狙羣

狙之以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王雱註舉指馬以喻非指非馬據此巳有指有馬矣故必至於未始有物而後爲得也天地異體萬物異用有體故雖大而均於有在有用故雖衆而均於有窮若無不該無不遍者豈一指一馬之謂乎萬物之變固自有可不可然不然者但當寘夫至理不係於心而已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可不可然不然皆爲至理合乎至理則物之縱横美惡皆爲一矣道又散

而爲物終則有始也成毀者物之妄見寘於理則無成與毀道通爲一也雖然固不廢萬物之成毀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耳故無往而不通通則得得則近矣若勞神明而爲一豈知其同哉故繼以狙公之喻朝暮雖異而芧無增減事變雖殊而心無得失任世情而不覈至理未有不同乎衆狙者聖人則知是非之有無而聽其兩行也

趙虛齋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

知馬之外別有驅馳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不可然不然縱橫美惡恢恑憰怪是非成毀復通為一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為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因是已已則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是未嘗有真知而

離形去智以為坐忘非勞而何神即明也明即神也
朝三暮四即朝四暮三感於是非先後而不知其同
也狙公因衆狙之喜而從之亦因是也
鬳齋口義云指手指也以我指為是指則以人指為
非指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為非指物我對立是非
不可得而定也馬博塞簙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
博者之相是非亦然縁有彼我故有是非若天職覆
地職載亦豈可以彼我分乎此言物論之不可不齊

也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謂而然說底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物分上本來有所然有所可旣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橫直者各當其分美惡者各全其質皆通而一之歸諸造物也凡物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如伐木以作室室成而木毀知此理則去其是者不用而寓諸庸常以爲用隨用皆通通則得得則盡矣人有勞苦神明自爲一偏之說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做此二字

以設喻與方生文法同名實未變喜怒隨之喻是非之名雖異而實理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而任是非之兩行也

褚氏管見云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

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其請解之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物不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乎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言可喻以其與我為一也凡得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契之以心古之

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

物之所齊論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

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郭象註人而知夫未始有物則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無所不應其次有物而未有

封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
雖未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無是非道乃全道
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果且有無成虧與乎哉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
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
而聲全故欲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不成而無虧昭
文不鼓琴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
知盡形勞枝策假寤據梧而瞑賴其盛故能久不爾

早困也三子自以殊於衆人欲使同己所好而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聖人各寘其所能曲成而不遺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彼不亦妄乎聖人無我者也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所安衆人不失所是則己不用而萬物之用用矣放蕩之變倔奇之異曲而從之用雖

萬殊歷然自明也

呂惠卿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爲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爲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爲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爲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

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凡光耀未盡以滑吾心而疑於有無者猶圖而去之復歸於明而後止況容有物乎所以為是不用而寓諸萬物之自功此之謂以明

林疑獨註死生物之至大能無死生則餘物不待無

而自無故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其次有物而未有封未忘死生爲有物猶未至於彼此封疆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離俗學道已有封矣猶能知彼我異情任其自是自非而無是非也夫道體渾淪本無彼此是非既立各止一隅此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愛則有惡而彼是具焉君子論道本以救虧而言有所彰更成分别故莊子於此不定成虧之有無得意忘言有在於是古之聖人極高明則寂然不動此

昭氏之不鼓琴也道中庸則感而遂通此昭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知皆近道而未至然其藝術之盛載之末年言終身不悟也不盡性則滑不窮理則疑耀者光之散也聖人之所圖在在於覺而在於妄故寄之衆人之常用而能不寐也陳祥道註太易者未見氣也而體之者以為未始有物至矣盡矣太初者氣之始而體之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太始者形之始而體之者以無有為首以生

為體以死為尻蓋以生死為喪反者已犯於物而未
離乎道故未始有封有封者德也以無有生死為首
體尻者已囿於封未涉於事故未有是非道未嘗虧
而虧於是非之彰愛未嘗成而成於道之所虧道樸
也是非器也器成則樸毀道江湖也愛濡沫也江湖
失則濡沫興此成毀之所以長相仍而莊子亦不定
言其有無在人以意求之夫不資物而樂天樂也資
物而樂人樂也後昭文師曠惠子之樂皆不免於資

物其好徒異於衆人身之所欲明者卒於似是而非也凡物未嘗無成亦未嘗有成以俗觀三子之術則無不成此所以耀矣不光而天下爲之滑疑也

陳碧虛註未始有物即遊於物之初謂隱几者也其次有物而未有封嗒然喪偶之謂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吾喪我汝知之乎是也是非彰而道虧道虧愛所以成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文師曠惠子之技性所長者而欲使性短者明之則知盡精竭不能兩

得也大意在乎自明自治而已若以明示他人皆𥿻

技者也安可謂之成哉聖人以精竒卓異之事爲慲

亂非常故規畫限域處物之分内而寄諸自用則三

子之技各有所明矣

趙虚齋註列子曰生物者則不得謂之無無極而太

極也太極則有陰陽是謂有封陰陽分而剛柔有體

善惡生焉喜怒哀樂未發則未始有物謂之中則未

始無物喜怒哀樂封也中節不中節是非之彰也中

既發則性動而情矣愛者情之根本有動靜則有成
虧矣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
不知其旨三子各造於妙而不皷之皷不聽之聽不
辯之辯蓋末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
惠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足明而明之雖肆
堅白同異之辯終於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
弦之玄終於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
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

焉聖人之所尚也

鬳齋口義云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而我有好惡喜怒便有非是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胷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先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繼以師曠惠子三

子之技皆有盛名於世以終其身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故誇説以明之而聽者不能曉故終身無成堅白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為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滑亂而可疑似明不明也言聖人之心所主未嘗著跡故所見若有若無圖字訓欲聖人之所欲者正若此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貴真知而遣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

保性命之真全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
有物以窒其虛明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
非彰是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
又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也夫
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復乎無物何成虧之有昭
文鼓琴之至精以其末超乎形聲度數故不逃成
虧枝策謂以杖擊樂據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
子之所長各以其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唯已

好之又將以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强聒以求合以至昧然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終終身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固自以為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為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所圖為此不可用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其初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

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象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則與彼類矣故類與不類相與爲類與彼無異也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其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是非去矣雖然試嘗言之

有始也者必言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無始終而一
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言一之者未若不
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
非具焉有無也者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
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
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
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俄然始了無耳了無
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又不知吾所謂

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大未有過於秋毫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足於天然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為一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

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一與言爲二二本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以言言一猶乃成三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

呂惠卿註夫人所以不能遺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

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自也遣之而所遣者不去亦不免為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遣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遣則我心之所自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故曰有無也者然有此無亦未免為有曰未始有無也者所以遣其無也曰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遣其所遣也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

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俛仰之間脗然自合故曰俄

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

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

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

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

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

哉無名天地之始嘗知此則我亦始於無名也有我

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有名萬物之母嘗知此

則我亦生於有名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爲一也

林疑獨註無言然後見獨見獨然後不類人今且有言者欲遣其有而言出更自爲有遣有歸無以求不類而遣之則更與爲類故類與不類復同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然不言則無以悟天下之迷故試言之有始也者有形而可見見物不見道也有未始有始也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此道之極致有有

也者非妙有也有無也者非真無也未知有無之果
孰有孰無哉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然
而未能忘言不得已而有謂其果有謂乎果無謂乎
世人所謂小大者言其形吾所謂小大者言其道世
人所謂壽夭者言其生吾所謂壽夭者言其無也秋
毫近於無形以太山言之足以為大對無成虧而言
太山又為小矣殤子近於無生以彭祖言之足以為
壽對無死生而言彭祖又為夭矣近於無生故能與

天地並生近於無形故能與萬物為一也

陳祥道註夫道之在天下無終無始非有非無及散而寓於物則終始相循有無相生故自徼觀之則有始也者有有也者自妙觀之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斯為至矣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體始者用也今先以有始而繼以有無即用以原其體而已夫道之為物無而非虛有而無實無不在無為無不在不為故古之言道者常處以疑

似而不膠於有無所以遺爲言之累也

陳碧虛註有始謂道生一未始有始混洞太虛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視聽不及虛之虛者也此三者敘道未始有氣有有謂物形獨化塊然自有有無謂物形未兆泊然虛寂未始有無謂形兆之先沈默空同至無者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謂冥寂虛廓搏之不得無之無也此四者敘道未始有形俄而有無矣謂道無不在生化無時萬物卓然而疑獨翩然而往復

天地密移疇覺其有無哉有謂無無謂未免其迹欲超二者其唯忘言乎

趙虛齋註有始有有皆有也等而上之至於無始無有既以爲無而有我者存則不得謂之無然則所謂有無何從而知之乎天地與我並生無壽夭也萬物與我爲一無巨細也纔說一即涉有言有言即有數自無適有不可勝窮唯無所適則所謂因是者亦無之矣況於非乎

鬳齋口義云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即
列子所謂太質太素太初之意又謂若以太山爲大
天地更大於太山故太山亦可謂之小彭祖至壽比
之天地又爲夭矣天地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草
木昆蟲亦與我藹然爲一矣
凡天地之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祖此以
形論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體觀之太山直細物
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

何嘗無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稟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聚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也故反覆互言以破世人執著之見以開物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黍珠容黎土芥子納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空休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奈何世眼徒見萬物

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滑如水赴壑莫覩其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同體無間吾仁皡皡熙熙共樂清靜則羲黃帝代今日是也聖賢容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今之辯哉並生為一大槩與前一指一馬之喻相類雖語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若反可與知者道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

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象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言未始有常是非無定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左右異便物物有理羣分類别逐競辯爭畧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

之外謂物性分之表雖有理存焉未嘗以感聖人故不論六合之内陳其性而安之先王之志順其成迹疑乎至當故物物自分事事自别若由己以分别之不見彼之自别也聖人以不辯為懷衆人則辯己所知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大道無稱付之自稱大辯不言而自别大仁無愛而自存大廉無所容其嗛盈大勇無所往而不順以道明彼彼此俱失以言分彼不及自分仁常愛必不周廉激然則非清忮逆之勇夭

下疾之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不能止乎本性而外

求無已猶以圖學方以魚羡鳥耳故所不知皆性分

之外不求强知止於不知之内而至矣不言不道此

謂天府都任之也至人之心應而不藏理存無迹任

其自明而光不敝也昔堯欲伐三國而問於舜舜謂

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

何哉十日並出無不光被德進乎日則又無所不照

今欲奪蓬艾之類而伐使從已於道未弘故不釋然

神解若物暢其性各安所安則彼無不當我無不怡也

吕惠卿註道無往而不存未始有封也言惡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未適有於是有畛域矣夫惟有畛故有左右以至於有競爭言其不能不德遂至於此是以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辯觀六經之言則聖人之所以論不論議不議辯不辯者可知矣葢理極則分有不分辯有不辯若欲事事

物物分而辯之辛至於有競有爭聖人知理不可辯懷之而已衆人則辯以相示而有不見也故道言仁廉勇五者皆圓而刓其鋭則趨於道矣心之出爲鋭圓而刓其鋭則不以生其心豈容有知於其間哉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天府者有萬不同而至富故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所由來此光而不耀者也堯欲伐宗膾胥敖而不釋然三子猶存乎蓬艾之間是未伐之也未伐而不釋然非應物而不藏物揉而後

出者也德進於日其有不釋然者乎言智未進於日故猶有是論也宗膾胥敖之事史所未聞

林疑獨註道有分者物物自分有不分者我未嘗分辯也者事事自辯有不辯者我未嘗辯物自分故分而不分事自辯故辯而不辯聖人藏而不言衆人辯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夫道無不在不可名稱不言之辯斯真辯也萬物各正性命吾何所施其仁哉大廉無隅故無所容其嗛大勇不忮神武而不殺者也凡

物滯則有圭角通則無方隅五者皆患在於滯道滯於昭言滯於辯仁滯於常廉滯於清勇滯於忮若圓刓其圭角以同乎大全則幾於道之方矣天府者自然之藏萬物所歸故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性命之情不增不減求其所自來而不可得此之謂葆光其光在內斂而不發也夫聖心冥寂各安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得此天府之所自藏葆光之所自出也陳祥道註道未始有封稊稗瓦礫無乎不在也言未

始有常存而不論議而不辯也及道降為道出而有眇以體則有左右以理則有倫義以言則有分辯以事則有競爭何望守物之齊哉道昭而不道公孫休之徒是也言辯而不及公孫龍之徒是也仁常而不成墨翟之徒是也廉清而不信於陵仲子之徒是也勇忮而不成北宮黝之徒是也此五者皆銳其圭角能剸而圓之則近於道矣推而工之極於不可知之神所謂真知無知是也無乎不藏天府也不危其真

葆光也此性之無喪無得者也不言之辯無所不舉不道之道無所不通此即所以盡性之效也弘於道者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若以物我為心是非為辯而欲攻人於蓬艾之間至南面而不釋然則所希者小所損者大非所謂知葆光也

陳碧虛註無有入無間有封孰所礙至言無不當有常孰為定然可道可言豈得無規法左右倫義屬封分辯競爭屬言其封其言理有實際故謂之德六合

之外聖人不論理存則事遺也六合之内聖人不議事當則言忘也歴代帝王治亂聖人詳議褒貶垂戒將來非矜其博辯也故分於内者不分於外辯於此者不辯於彼聖人懷之知者不言衆人辯之言者不知也大道不稱謂無所不宜辯仁廉勇五者備矣則於道無為於理自齊若乃一事傷當如以圓向方必與理忤矣故不越分求知以戕自然之性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皆藏於人心豈非天府哉有形則注必滿

有源則酌必竭今不滿不竭者是知無源源之深無

形形之大深大莫覩故曰葆光三子猶存蓬艾之間

猶鷦鷯安於一枝十日比堯之德言其無幽不燭也

道德經云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趙虛齋註道未始有封無往不存也言未始有常無

存不可也爲欲明其是然後有封畛左右至競爭八

者是也六合之外無形者也六合之内有形者也有

形生於無形必有無形者為之本存而不論無言也論而不議有言也事至於議辯論紛起矣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是非於襃貶蓋出於不得已而諸傳又未必得聖人之心故曰有不見也莊子借此以自明其著書之意大道不稱至大勇不忮五者圓而幾向方也圓乃破觚為圓之義幾向方近於道也道昭至勇忮五者皆道一名立則道裂矣知止乎其所不知則無能名焉道之至也不言之言有言言者不道之

道有道道者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虚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至於注不滿酌不竭則是無所底止不知其所由來併與知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也宗膾胥敖不見於經史下章言正處正味正色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四肢之於安佚有性存焉堯欲克而去之雖處至尊不以爲樂舜告堯以帝有真見則是三者安其所當安何必去之哉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是觀之則宗膾胥敖似是寓言

鬳齋口義云有封即彼我有常有所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生出許多畛域入德只是物我對立之意纔彼此對立說理說事便各有所主分辯無巳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六合之内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詳議以强天下之知見於史册者皆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議然亦何嘗爭競是非凡天下之理忘言爲至纔到分辯則是胷中無見故有

不分有不辯也大道不稱謂無對立者大辯不言迺至言也大仁不仁無仁之迹猴藏食處曰嗛滿也以廉爲廉則意自滿不得爲大廉矣不忮者不見其用勇之迹园圓也已上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圭角也真知無知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不能欲損不可而不知其所由來藏其光而不露是曰葆光宗瞻胥敖事不經見亦寓言耳蓬艾之間喻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

不能向化我纔有不悦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
物無所不照況德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
是非聖人所以寘之不辯者照之于天也十日之説
即莫若以明之喻
堯欲伐宗膾胥敖一節似與上文不貫然句首加
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此事不見他
經無所考訂三國之名義亦難分諸解缺而不論
獨音義載崔氏云宗一膾二胥敖三也陳碧虚音

義亦引崔說一云宗膾叢支胥敖三國人間世篇亦有堯攻叢支胥敖之語然觀者又當究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事迹拘也偶得管見附於篇後以俟博識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封有常有畛而來意三國者備喻前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

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復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目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去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議論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